

我想看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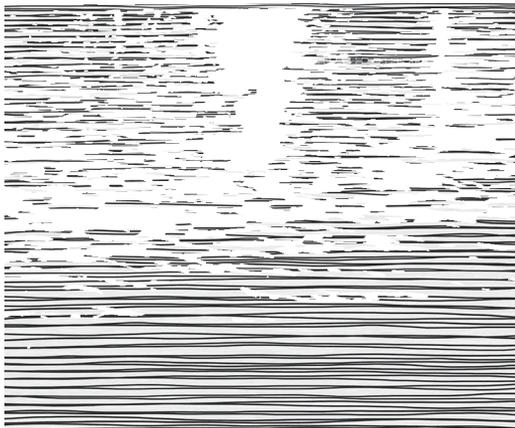
伍拾貳 著



我想看海

伍拾貳 著





序章

我曾相信，回憶有兩種：一是竭盡心力祈求銘記不忘的，二是費盡心思努力拋諸腦後的。

最後我發現，回憶其實只有「記得」與「淡忘」；或者，其實只有「淡忘」。



「如，你自己睜大雙眼看一看這間『垃圾崗』，女孩子的房間怎麼可以如此凌亂呢？快點聽你爸說，動手執拾一下吧！」

人長大了，記得的東西越來越多，同時也越來越少。

我依稀記得她曾牽着我的手，散步到我最愛的公園，然後她會靜靜坐在一旁，看着大海和沐浴在夕陽下的我，笑着揮揮手，最後在我的掙扎與哭泣聲中大喊着：「如，要回家吃飯了！」

我七歲之前的童年，大概是這個模樣。或許，那個公園早已換走了我最愛的滑梯，又或許，那個公園早已不在。但至少，海上的夕陽還在，她還在，我還在，回憶還在。

聽說，那些最強烈的情感，是永遠忘不掉的。譬如說，是八歲的我首度耳聞即將擁有自己房間的那一刻——期待、興奮、不安的心情瞬間湧上心頭。大概，是擁有一個專屬小天地的期待、快將「獨立生活」的興奮，以及從未曾獨自入睡的不安。

但最令我期待的，是在房間放滿自己喜歡的事物，然後每天笑着看看他們。

可惜，幻想總是美好的，而現實卻是那一句無情的「執拾命令」，一秒之間將我的小天地變成垃圾崗。

也許，她早已忘記；也許，她還記得。

到了很久以後，我才驚覺我是多麼想記得，記得這些平凡的日常。



現在工作的學校，有一位極其挑剔的上司，有數名極其頑劣的學生，但有海，只要出校門右轉就有海。

我喜歡在下班後，沿着海岸線一直走到地鐵站，幾乎天天如是，偶爾幸運的話還可以勉強趕上夕陽的告別式。

今天為了赴約，提早踏出校門，左轉一路趕往了巴士站。

我走到巴士上層，在那個車頭的巨大玻璃窗前坐了下來。忘了從何時開始，我就不自覺地愛上了這個位置。

巴士還是老樣子，不太舒適的椅背，還有幾乎是噴出熱風的冷氣，至於窗外的風景也是記憶中的模樣，也許少了幾間小店，也許少了數棵大樹，記不清了。

下了車，走進熟悉的橫街，再轉進熟悉的那幢大樓，最後把不太熟悉的鑰匙從手袋取出。

我扭動着門把，也扭動着某些記憶。

一進門的右邊是一個櫃子，裏面有一條橫放的鐵管，下面有個小小的空間，應該是分別用作擺放直傘和拖鞋。

我記得，這個房間不太大，一進門眼前就是電視櫃，左側是二人沙發和一對小小的窗戶，右側是開放式廚房，往前走就是被兩堵薄牆強行隔開的睡房和浴室。

我也記得，這個房間看不見海，看向窗外也的確如是。

但我亦記得，這裏有很多海的回憶。

很多、很多、很多。

打開窗，一縷橙紅色的光穿透窗外的雨點，隨之反射到臉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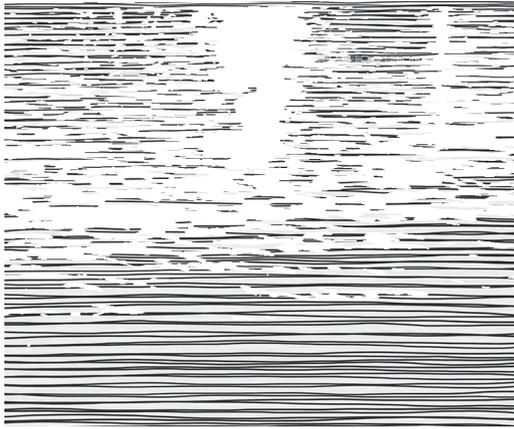
滴答、滴答、滴答。

彷彿要沖走那片遠方的海洋，彷彿要沖走那份心底的回憶。

我伸手關緊了窗，卻關不緊那片翻滾的海。

對了，我今天是來整理房間的，雖然這裏似乎並不需要任何整理，至少比我的「垃

圾崗」整潔得多。



— 我想看海 —



電視櫃上有部黑色的相機，旁邊放着兩個相架，其中一個立在櫃上，木造的邊框突出數根木刺，裏面放着一幅照片——木紋圓桌上有一隻高雅的白杯，表面清晰地躺着標準的奶白色鬱金香拉花，背景是海和夕陽的餘暉，整體是個完美的構圖，令這個外觀廉價的相架更顯突兀。仔細端詳，整個相架除了表面的塵埃，幾乎還是全新的樣子。相片的右下角印着一個日期，是去年的秋天。

寒冷的隆冬與溫暖的咖啡，配上不可多得的海上夕陽，本應是一幀動人的美景，只是現在蒙上了一面灰——晚霞彷彿化作烏雲、海浪彷彿化作塵土，就連同那杯咖啡也滲透出濃烈的酸澀，一切仿似渾然天成。

也許，這才是這張相片原來的模樣嗎？

另一個相架靜靜趴在櫃上，就像是竭力封存着與它有關的一切。相比剛才的木製相架，這個玻璃相架彷彿沒有任何一粒塵埃，完整透出電視櫃的木紋，整體散發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高級感。只是，有一大片指紋堆疊在相架左方。

沒猜錯的話，被蓋着的那面也有同一片指紋——有點凌亂，卻異常清晰。

提起、緊握、放下，然後再次提起、再次緊握、再次放下，大概是這樣的循環。

從提起開始，由放下結束。

即使緊握，終須放下。

右上方還有片突兀的痕跡，就像是有人以指端奮力擦去某些證據，某些已然乾涸的證據。

聽說，僅通過一張照片，就能看穿很多人、事、情。這裏有兩張，或許能洞悉所有人、事、情。

因此，掙扎良久，還是決定揭開餘下那張照片神秘的面紗。

同一片海、同一夕陽，不同的是木桌上多了一杯咖啡。咖啡上的拉花有點模糊，但還是勉強從輪廓看得出天鵝的優雅，以及雪人的可愛。整張照片仍是同一構圖，卻有着不一樣的朦朧感——明明一塵不染，卻看不清那兩杯咖啡的真面目。

緊盯着這張照片，眼角逐漸浮現那部靜躺在旁的黑色相機——細看，才發覺是部菲林相機，邊角還有些輕微的磨蝕感，是它已被歲月洗禮過的證據。

「啊！應是失焦了……」

有把熟悉的聲音在腦中響起，翻動着回憶中那片海，那不願遺忘的記憶浪濤。



那是兩年前的冬天。

準確來說，那是三年前的十二月三十一日。

本來，我早已把這一大堆疊得比我還高的試卷改好，為的就是這幾天絕無僅有的假期。只是現在，心不在焉的我雖以右手提着紅筆，但左手已隨着靈魂在欣賞社交平台、上朋友遊山玩水、周遊列國的限時動態——山巒、大海、煙火、度假村、咖啡店——「唉……」我不禁嘆了口氣，然後嘗試將靈魂重新定位在右手的紅筆。

有時，我已分不清那是身為前輩好心的教誨，還是在上位者故意的刁難。

「明明評卷準則已經白紙黑字寫得如此清晰，你為甚麼還可以改錯這麼多？我們科組已經長期人手不足，你還在增加我們的工作量，知不知道當初我是為了甚麼請你來教？你再看看你那班同學的成績，你給我好好解釋。」

她揮舞着手上那份更新版評卷準則，在一年的最後一天這樣大聲叫嚷。

「首先，評卷準則我手上只有舊版，你手上的新版我從來沒有看過。我也清楚知道自

己那班的成績不好，但我九月才開始接手教他們，有些學生的學習態度已有進步，只是還未在成績方面反映出來。」

她把那份更新版評卷準則大力摔到辦公桌上，又開始她的招牌無止境說教。本應我今天根本不需上班，只是被要求把一大疊試卷重改又重改，現在又要聽她說大道理。

「何時才能脫離這個地獄……」我關上雙耳，默默想着，默默在心裏大喊着。

「我想看海——」

忽爾，心中響起這樣的聲音。我深信只要看海，一切悲憤就會隨着海風遠去，從而逃離現實的殘酷。

拋下紅筆、拋下試卷、拋下一切，直往校門奔去。

「喂！」今次是近乎嘶吼的聲音。

但我一直跑、一直跑，跑上了一架開往海邊的巴士。我跑到巴士上層，隨意找了個空位坐下。

偶爾，海會在窗邊一閃而過。看着那幾個瞬間的海，眼前越發模糊。我想看海，很想看海。

總算到了——大海。

今天的海出奇地平靜，只是我的思緒卻非常混亂——時而慶幸自己成功逃離魔掌，時而為剛才衝動離開感到後悔，時而懼怕假期後又要再度面對現實。

我站在岸邊，靜靜看着海。海風吹拂，吹乾了臉上的水點。

雖然正值十二月的隆冬，海風卻不帶一點刺骨之寒——這兩年同是如此。

啊。夕陽。

不知已有多久沒真正看過夕陽了，畢竟這四個月的黃昏幾乎都是在學校度過的。

我繼續在海邊走着，直到咖啡的香氣盈滿鼻腔。

這裏有一間咖啡店。

這間店的門面很小，長長的櫃檯旁邊是咖啡機，對面是三組二人方木桌和木椅，連同戶外的兩張圓木桌和兩張木椅，共八個座位，門口的招牌寫着「幸福咖啡屋」五個大字。

如果看海就能看穿所有憂愁，然後再把它們濃縮在一杯咖啡，最後一飲而盡，忘卻一切，那該有多好。如果幸福就是一杯咖啡，那該有多好。

我在店外愣了很久，最後坐在了其中一張戶外的木椅。那時，我也不曉得為何我會坐了下來，大概是想幸福的緣故吧。

「今天限定的全新調豆和拉花，請你試一試吧。」

年輕的老闆就這樣放下了一杯咖啡，上面的天鵝很優雅。我輕聲道謝，正打算掏出錢包之際，就被老闆拒絕了。

這時候，我才發現身旁另一張圓木桌上也放着一杯咖啡，上面是一隻可愛的雪人。

「咔嚓」一聲，坐在身旁那張木椅上的客人似乎正為這兩杯咖啡留下倩影。他身穿一套貼身的西裝，身旁放着一個公事包，像是剛剛下班的樣子。

「不好意思，借了你的咖啡來拍。」他朝我靦腆地笑了笑，以一把沉穩的聲音說。

「啊，不要緊……」我吃了一驚，一時之間不知如何回應，於是隨口說了句：「你經常來這裏嗎？」

「嗯，我很喜歡這裏的咖啡。」

語畢，他就提起了咖啡杯喝了起來。他靜靜看着海，夕陽的橙紅色輕輕灑在他的臉龐，彷彿連眼尾也在笑着。

接着，我淺嚐了一口咖啡，的確入口甘醇，奶香和烘焙香相輔相成，整體不帶一點酸味。看着大海和落日，竟有點幸福的感覺——至少，現在這一刻，我是幸福的。

他的眼睫毛有點長，把他那炯炯有神的眼睛蓋住了上半，鼻子有點尖尖的，再往下一點就是飽滿的嘴唇，這樣的側臉，再加上夕陽，是多麼美的畫面啊——我微微扭著頭，悄悄斜視他，心中已偷偷把這美麗的畫面拍下來，嘴邊的笑意也按捺不住了。

突然，他就像發現我的目光似的，面帶微笑把頭轉向了我這邊。隨即，他噗哧一笑，瞬間又把目光重新放在了大海。

數秒之間，我的心臟幾乎停頓，於是我連忙喝了一大口咖啡，嘗試化解尷尬。

就這樣，我們看着海，直到落日沉沒在茫茫大海中。

冬日的黑夜總是驟然而至。我回頭看老闆關上了最裏面的電燈，手執抹布，一副將要整理店內的樣子，於是我也轉身把空蕩蕩的咖啡杯放到櫃檯上，準備離開。

「你去看煙花嗎？」那把沉穩的聲音在我耳邊響起，「今晚有煙花看呢，我正打算去拍照。」他指了指他的相機，說。

煙花。我已有多少年沒看過呢。

「你喜歡看煙花嗎？我已經很久沒看過了。」我不知所措地回應。

「那就去看吧，但這裏只看到煙花的側面。」

夜裏，海邊的路燈略顯昏暗，我沿着海岸線慢走，他邁着與我相同的步伐，保持半米的距離，靜靜在我身旁，一同看着夜晚的海緩步前行。

走了很久，到一個可以從正面看到煙花的地方。

我們駐足於欄邊，憑欄佇倚，看夜、看海、看萬家燈火。

夜是孤獨的，因為它只是白晝歇息時的替補；海是孤高的，因為它容納了百川，然後恣意在地球上四處流動；燈火本是孤單的，但有了其他燈火相伴，每個夜晚都不再孤單。

我看着海，想到年初實習時每天幾乎廢寢忘餐，為的就是好好備課，又想到之後參加不同學校的面試，終於在九月正式成為老師，現在才四個月就已經惹得上司不滿，然後心中又開始想着離職。

「那我當初又是為了甚麼而努力呢……」

我想了很多，想起了班裏那群活潑好動的學生，想起了身邊那一兩位樂於幫助我的好同事，最終又禁不住想起那惡魔上司的冷言冷語，還有剛才我衝動直奔校門的事。

「早知就不來這間學校了。要是當初選擇了另一間學校，就不會這樣了……」我一直想，一直想。

就這樣，眼前的夜景越來越模糊，吹過的海風也越來越冰冷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。我回過神來，發覺這裏的人流越來越多。他還在我身旁，但那半米的距離似乎已不復存在。

「你剛才問我喜不喜歡煙花，對嗎？」他打破了沉默，突然開口朝着大海說，然後為我披上了他身上的西裝外套。

「嗯。」我低聲回答。

「煙花，其實我也說不上喜歡，而且已經有很多年沒看過了。」

「那為甚麼……」

「看煙花的時候，你會專注在這一秒盛放的煙花，期待下一秒的煙花，而上一秒的煙花也許很豔麗，也許很平凡，但你早已忘記，對嗎？勇敢忘記吧，忘記今年的一切，然

後期待明年吧。」

他從公事包取出一顆糖果，說：「你吃嗎？葡萄口味的。」我一看到那個熟悉的包裝，心中又驚又喜，差點大叫了出來——竟然是我小時候最喜歡的糖果，還是最愛的口味。

「謝謝。」我又低聲回應，嘗試掩飾我內心的雀躍。

那又酸又甜的滋味，在舌尖逐漸化開。

周圍的歡笑聲慢慢蓋過了海浪聲，直至歡笑聲又被倒數聲覆蓋。

「十！九！八！七！六！五！四！三！二！一！」

總算迎來新一年了。我皺着眉，竭力抑壓那積累已久的情緒。

煙花隨即在夜空中綻放，美豔奪目。

「不要緊的。」

眼前的那片綠，還有緊接的那片紅突然變得模糊；但接二連三的煙花爆炸聲正在提醒我要好好欣賞它，它那一閃即逝的美。

我伸手揉了揉眼睛——真的很美，很想永遠記得這一刻，這個有海、有煙花、有葡

萄味糖果的一刻，但上一秒的煙花早已在我的記憶中灰飛煙滅，連帶舌尖的糖果也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不要緊的。

因為「咔嚓」一聲，他已把這最美的一刻拍了下來。

因為那顆糖果的甜味即使消失殆盡，也會在口腔留下一點幸福的餘韻。

如果時間可以永遠停止在這一秒，那該有多好。

這一秒，我忘記了一切，只是悄悄從側面偷看他看海的樣子，然後偷偷微笑着。

「謝謝你讓我感受到久違的快樂。」我心中這樣想着，卻說不出口。

「你喜歡看海嗎？」眼看他又即將發現我在偷看，我脫口而出。

「喜歡。從小就喜歡。」

「我也是呢。」

我們又回歸了沉默。

過了一會，一陣倦意席捲了全身上下，我禁不住打了個哈欠。

「你要回去了嗎？」他問。

雖然我不太想回去，但在這裏拖着他的時間也非上策，反正我們今天的話題和能量也被消耗得所剩無幾了。

「嗯，今天很感謝你陪伴了我一整晚。」我說。

「應該是我感謝你才對呢。今晚的煙花真的很美。」

我想起了身上的西裝外套，正準備把它脫下來還給他，然後轉身趕往車站，希望不會錯過回家的尾班車。

「等等！」他突然叫住了我，我吃了一驚。

「這個給你。你喜歡這個，對吧？」話畢，他把剛才的葡萄味糖果塞到了我手上。

「啊！謝謝你的糖果，還有外套！再見。」我一時之間又不知如何回應。回過神來，我發現自己已經轉身離去，走了一小段路。

我不清楚我當時在期待看到甚麼，但我竟然把頭轉回去——

他在對我微笑着，就像剛才在咖啡店相視而笑一樣。我害羞得低下頭，但嘴角還是不自覺地揚起。

我腦中一片空白，只得加快腳步，加速往車站奔去。

回家路上，我手中捏着糖果，不斷想着剛才從咖啡廳到海邊發生的事：他這樣是喜歡我嗎？還是只是希望認識一個喜歡咖啡和喜歡看海的朋友？還是只是單純在拯救一個絕望的靈魂？但是，我還會見到他嗎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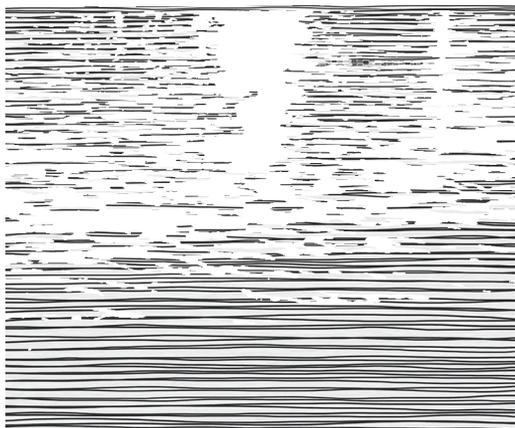
我這才發現，我們整晚都沒說過甚麼話，也沒有交換聯絡方式，甚至連對方的名字也不知道。他只是一直在我身邊，僅此而已。

「如果他真的對我有意思，至少會主動與我交換聯絡方式吧。就算他只是剛好忘記了，我也想不到為何他會喜歡這樣的我呢……」我這樣想着，內心正式刪除「他喜歡我」的可能性。

「我呢？我是不是已經喜歡上他？」我赫然發覺自己整晚多次偷看他的行為絕非正常，但轉念一想：「反正他也不是喜歡我，那麼即使我喜歡他，也只會是徒勞無功吧。」於是，我也把「我喜歡他」的想法正式從心底刪去了。

就當是做了一場美夢。

反正大多數的美夢，睡醒後就甚麼都記不起了。



三 我想看海？

電視櫃上還有個小小的黑色儲物盒，款式看起來有些少老舊，也積了不少塵埃。伸手一摸，才發現表面是皮革材質，整體呈現出實而不華的美感。

有些回憶，總被封存在深處，但無論如何都不願捨棄。每次終於鼓起勇氣執拾時，只要它落在手上，總會讓那停在當年的時間再度流動——也許人早已不在，但至少想念的心還在，而心中也會悄悄奢望對方仍然記得，僅此而已。

每一次打開這些回憶，還記得的部分一次比一次少，甚至到最後甚麼也記不起了，但至少關上回憶那一刻是快樂的，因為心底最想留下的感受，就是快樂。

最後，這些回憶會被再次封存在那個深處，靜待下一次又被現實壓迫得喘不過氣之際，可以回到這裏感受那時的快樂。

儲物盒上的金屬扣早已鏽跡斑斑，因此費了些勁才成功把它打開。

看它有點高級的外形，應該是用作儲存特別重要的物品，但一打開，就發現它裏面只裝着大量食物造型的橡皮擦、一條雙色橡筋手繩、一本小小的卡通公主筆記簿，還有一疊邊角不太整齊的便條，而且還有點發黃。

食物造型的橡皮擦、橡筋手繩、過氣的卡通公主，加上它們濃厚的年代感，應是很多年前的潮流產物，或者說，是屬於很多年前的回憶。

潮流，總是來去如風，即使曾經身在其中，也不一定會留下證明——可能是一張唱片，或許是一個玩偶，又或者甚麼都沒有。大概，只要和當時身邊的人在這片潮流中心過、快樂過，然後偶爾回想當時的天真，就是最好的證明。

看着那些食物造型橡皮擦，大概在它們的主人心中，它們不只是模型，更不只是橡皮擦，而是一種五味雜陳的回憶，當中混合着糖果的甜、草莓的酸，還有黑巧克力的苦。仔細一看，才發現那些橡皮擦都是成雙成對的，只有草莓不是。那裏只得一顆草莓。從黃昏到夜晚，房間逐漸變暗。伸手按開燈掣，燈光照到盒中，才發現裏面原來還有個會反射燈光的胸章，表面上還有些鏽跡。

「圖書館管理員」，胸章上以海藍色簡單刻着這幾個字。

看着窗外的光影，再看看那金屬窗框，那間小小的圖書館，連帶那些停留在圖書館的時光，彷彿再次流動起來。



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。

準確來說，那是我讀小學五年級的時候，大概是我十歲、十一歲的時候吧。

那是一段十分痛苦，卻摻雜半點高興的回憶。

要知道，人總想把最痛苦的回憶忘掉，卻偏偏不曾忘記。至於那一點快樂，人總想把它篆刻在腦海最深處，回過頭來才驚覺早已記不清。

那些快樂的時光，我曾費盡心思去記住，到最後卻僅僅餘下某些碎片。

我是多麼想把那一切的苦楚都忘掉，卻怎麼也忘不掉。

那時的我，是個孤獨的靈魂，甚至在當時仍然幼嫩的心中，已經想着自己就是世上最孤獨的人。

家中，我要忍受每天晚上無止境的爭吵，有時更會被捲入其中，甚至會在身上、腳上、背上留下無法磨滅的傷痛。

記得有一次，他們爭執之際，推倒了一旁路過的我，我撞上了桌邊，還摔碎了一隻飯碗，但換來的不是問候，而是無盡的痛楚。

即使回到學校，也會因為我根本沒有機會買那些在女生之間流行的小飾物、小玩具，而被其他女同學排擠在外。

因此放學後，我總愛在街上流連，隔着櫥窗看着那些飾物和玩具，同時想着晚上該如何爭吵的間隙中向那二人開口央求他們買給我，明明已想好了情景與對白，但最後回家聽見那些爭吵聲，接着隱隱作痛的背脊又悄悄提醒我應要放棄了。

「你看看我這新買的小戒指飾物，想要嗎？我送給你吧！」她以戲謔的語氣對我說。我默不作聲。

她作勢將戒指塞入我手心。在「謝謝」二字幾乎脫口而出之際，她已在一瞬間把戒指藏在了身後，諷刺地說：「你不是總跟男孩子一起嗎？這是女孩才喜歡的戒指，送給你也只是白白浪費呢。」

沒錯，這是當時的我幾乎每天都會遇到的事——其實她們也說得沒錯，我的確是比較喜歡與男孩相處，雖然那時我好像還不清楚為甚麼。

後來轉念再想，或許是因為他們的單純；又或者，是因為圖書館的他。

那間圖書館在學校的頂層，一進門就是借還書櫃檯，轉右就是三排長長的書櫃，書櫃的左方有一排看向校園外的窗戶。

我喜歡看書，於是向老師申請成為圖書館管理員，但其實更重要的原因是，我在默默期待可以在小息的時候以當值為名，遠離那些攻擊。

一開始，我覺得他有點討厭。他每隔數分鐘，就會丟下我一個人借還書櫃檯，留下我獨自一人應付長長的隊伍，然後他就會一個人在窗前，好像在思考着甚麼，也好像在看着甚麼。雖然如此，但他從窗前回來的時候，總會輕聲說句「不好意思」，然後又默默繼續工作。久而久之，我也開始習慣這樣的他。

偶爾，我也會學他突然離開櫃檯，然後獨自一人到窗前，試圖找出他這樣做的理由。數分鐘後，我又像他一樣回到櫃檯，然後又默默繼續工作，而他也沒說甚麼。

可是，每當我站在他專屬的位置看出窗外，就只有鱗次櫛比的高樓映入眼簾。除了因學校建在山上而有點居高臨下的感覺，我實在是想不通他非要站在窗邊不可的理由。

終於有一次，他從窗邊回來後，我忍不住問他：「你為甚麼總是站在那裏？」

他說：「我想看海。」

本來，我心想這是甚麼奇怪的理由，要知道我還在那裏一個人努力工作啊。

但是我相信他，相信這是他的真心話。

因為我站在那裏，也看得見海。金色的陽光照射在金屬窗框上，使那片海異常地耀
眼。

在那個書櫃與窗戶之間的走道，那小小的空間，隔着小小的玻璃窗，的確看得見海，
雖然小小的，而且頗為遙遠。

我回答：「你喜歡看海嗎？」

他說：「喜歡。你也喜歡嗎？」

我在想，我喜歡看海嗎？一開始看那片海，總覺得它在高樓間載浮載沉，努力在都
市的窄縫中掙扎着。但後來我看看着，又覺得它有點遙遠，遙遠得好像看不見盡頭，
遙遠得好像還有一丁點希望在彼方等着我。

至少，我看着海，孤獨的心靈是會暫時被救贖的。

我想，我喜歡看海。其實，我想看海。

於是，我輕聲回答：「嗯。」

他又問：「你喜歡看書嗎？我看你常常在看書。」

我回答：「當然喜歡。不喜歡的話我為何要來當圖書館管理員呢？」

他說：「我倒不怎麼喜歡看書呢。我想當圖書館管理員也是純粹為了看海，畢竟這裏是學校的頂層，頂層的海是最好看的。」他頓了頓，又問：「書，很有趣嗎？」

我心想：這又是個甚麼奇怪的理由，真的有人會單純為了看海而特意來當圖書館管理員嗎？但我仍回答他說：「有趣啊。你試試看這本吧，這本書絕對有趣！」

我把手中的書塞到他手上，他一臉不情不願地收下，說：「好吧，我看看吧。」——雖然那只是一本兒童版《福爾摩斯》。

後來，我們不再分開各自工作和看海。在沒有人排隊的間隙中，我們總會擠在那個小小的空間，那個小得幾乎聽得見對方心跳聲的空間，一起看海——晴天的海、陰天的海、雨天的海。

晴天的海有着最高濃度的藍，從海面反射的陽光經過大廈玻璃幕牆再加工後，更顯耀眼。

陰天的海略帶灰暗，厚重的雲甚至與海融為一體，成為一大片朦朧的灰。

兩天的海更模糊，有時雨下得很大，大得已看不清海邊的高樓，但我相信，海還在。當中看得最多的，是晴天的海。那耀眼如星光的海，已在不知不覺間治癒了我支離破碎的小心靈。

每當我以陰鬱的眼神看着雨天的海，他總是輕聲說：「不要緊的。」然後就任由我眼中的海漸變模糊，最後把一顆糖果塞在我手心。

每當我恨不得要把自己從世間刪除之時，我必定會看海——我知道海還在那裏等着我和他，他也在那裏等着，等着和我一起看海。

雖然我不喜歡吃糖果，也從沒吃過他給我的糖果，但那時的我，真的很喜歡看海，很喜歡、很喜歡。

可惜，美好的時光總是一閃即逝。

我和他在圖書館一起看海的事，好像被班上的那些女生看見了。不一會兒，這件事又被她們添油加醋地渲染成些很難聽的說話了，說甚麼我在對他要心機、勾引他之類的。

「沒有啊。我甚麼都沒有做過啊……」我頂着背上那些來自家裏的痛楚，竭力說明。

但很快，我也累了，也決定不再費唇舌解釋了，反正他們很快就會忘記我這個人吧，只要我一直默不作聲的話——反正我連人也不是，只是一團被當作發洩工具而不斷被蹂躪的骨肉。

最後，為免她們變本加厲，我在學校的時光，不知不覺間只剩下沉默——我再沒有跟誰說話了。

我和他又回復了一開始輪流看海的日子。準確來說，是我總躲着他，而他也因此躲着我。

那時的海，烏雲密布，隨時要下起大雨似的。

他回到櫃檯時，也由那時的「不好意思」，變成現在的「對不起」了。

「對不起。是我連累了你，害你被迫聽那些說話。真的對不起。」

有一次，我看完海回到櫃檯後，滑鼠墊下藏了一張字條，上面以秀麗的字體寫着這些話。

「不是你的錯啊。她們也不是第一次說這些了，不過你還是離我遠點吧，待她們又想到新的謠言對你說三道四就太遲了。」我又留下了這樣的字條。

「不用理會她們的。有我在。」這次，他除了字條外，還留下了那顆糖果。

「你在嗎？你在那裏看海啊。你真的在嗎？」我心想。於是，我努力尋找他在的證據，然後就想到了那顆糖果。我偷偷把糖果放進口中，一開始是葡萄的酸，接着是糖果的甜在舌尖逐漸化開，最後化作了幸福的餘韻。

然後，他看海的背影越來越模糊，模糊得快看不見他了，但他的確還在。

「謝謝你。」我顫抖着輕聲說，以絕對不會被聽見的聲音低聲說。

後來，我在字條上寫了很多，寫了那些女生不喜歡我，又寫了家裏的爭執，還寫了我不想回家，也不想上學。

我想，他其實並不太明白的——他永遠不會知道被自己信任之人傷害自己是甚麼感覺，也永遠不會感受到那種被不斷攻擊卻毫無還擊之力的無助。

因此，無論我在字條上訴說甚麼煩惱，他總是寫着：「你已經做得很好了。無論發生了甚麼事，我都在。然後，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事，就忘記吧——也許，要忘記苦痛並不容易，所以就去看海吧，讓它們隨海風飄散。」接着又放下一顆葡萄味糖果，然後又繼續看海。

但這樣也已經足夠了。至少，有一個人願意聆聽我的心事；至少，我可能不是孤獨的；至少，在海的盡處還有希望，哪怕只有一點，也好。

那時的海，好像終於放晴了，連帶生活也好像多了些小小的快樂。於是，我決定要寫一些開心的小事，讓他也能感受到我這久違的快樂。

於是，我寫了很多無關痛癢的事情。他也有好好回應。

「我看了最新的一本《福爾摩斯》，很精彩！你一定要看！」

「看了！果然很精彩！我已經推薦給我的朋友看呢。你這麼喜歡書，長大後是想做作家嗎？」

「可能是吧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我很喜歡文字，因為能以文字將自己所思所想記錄下來，很神奇也很有趣。你呢？你長大後想做甚麼？」

「其實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我想做一份可以看海的工作。」

「這樣也不錯呢。話說回來，那天放學後我又去了看海，是平時我們在圖書館看的那片海，但有點冷呢，冬天要來臨了。」

「是嗎？我上個週末也去了海灘，那天不太冷，海也很美，如果你也在，一起看海，那就好了。」

「我也想看呢……啊對了！我在附近的小商場裏發現了一個可愛的草莓造型橡皮擦，有其他款式的，但還是草莓最可愛，很想拿給你看看。」

兩天後，那個橡皮擦竟然出現在他的字條旁，字條上寫着：「那個草莓橡皮擦我也看見了，真可愛呢！它一次要買兩個的，這多了的一個我也用不着，送給你吧。」

明明你也沒有提過你喜歡這些橡皮擦。

明明一次只需要買一個。

明明我也從沒有說我想要。

明明買兩個算起來也沒有比買一個便宜。

明明你可以不用對我這麼好的。

明明我只是個愛偷懶的麻煩鬼。

明明你這是詐騙，還是證據確鑿的那種吧。

看着那顆小小的草莓橡皮擦，我全身止不住顫抖。

我想看海

伍拾貳 著

書名 | 我想看海

作者 | 伍拾貳

編輯 | Sherry

設計 | 燒

插圖 | Donald

出版 | 紅出版（青森文化）

地址：香港灣仔道 133 號卓凌中心 11 樓

出版計劃查詢電話：(852) 2540 7517

電郵：editor@red-publish.com

網址：<http://www.red-publish.com>

香港總經銷 | 聯合新零售（香港）有限公司

台灣總經銷 | 貿騰發賣股份有限公司

地址：新北市中和區立德街 136 號 6 樓

電話：(886) 2-8227-5988

網址：<http://www.namode.com>

出版日期 | 2025 年 6 月

圖書分類 | 華文文學／文學小說

ISBN | 978-988-8917-36-5

定價 | 港幣 90 元正／新台幣 360 元正



上架建議：華文文學／文學小說
定價：港幣90元正／新台幣360圓正

ModE.



專業出版 國際銷售

紅出版文化平台

加入我們：www.red-publish.com

ISBN 978-988-8917-36-5



9 789888 917365 >

我想看海——

好像只要有甚麼煩心事，我就會去看海。
於我而言，看海是一個習慣、一種情緒、一段回憶。

這是一些關於海的回憶，一些關於某個他的回憶。
或許有點零碎，或許平淡無奇。

但我是真的很想看海，哪怕只是匆匆一眼，也好。
雖然我不擅長整理，但今天我終於要去赴約，一個關於執拾的邀約——
他，一直在等着吧……

